

分頁 1

手・長船光忠

※福島中心、燭台切中心，極短篇各一。

※有明確設定的女審神者於背景出現，燭台切篇建議以有燭女審CP為前提來閱讀。

†

手・福島光忠

張開手掌扣住瓶身，左手托在瓶底，翻過圓柱狀花瓶時，手腕內側的肌腱浮出，腕部的橫紋也因此被撐得淺淡些。昨天早上放進花器的水汨汨流出，觸及水槽底部時激起水花，一滴水珠濺上拇指根部，靠著表面張力伏在肌膚上。

用流水稍微沖洗花器，雙手被沾濕，剛才附著在皮膚上的水珠融入更大量的水中，隨著水流一同鑽入槽底的排水孔。

福島光忠重新將花瓶盛滿清水，執起乾布抹掉瓶身外側沾上的水。用力握住瓶身的左手姆指被壓得指腹處稍稍泛白，與輕柔擦拭的右手呈現一剛一柔的對比。

昨日理花時，尚待除刺的玫瑰在福島的右手虎口往食指方向刺出傷痕，今天傷痕已經杳然無蹤，原本傷口地方只剩他取得人身時就一同顯現於肉身上的深色疤痕。

用剛才的乾布擦乾雙手，福島將手擠進工作用的黑色彈性手套，他費了些時間又拉又轉，讓厚薄適中的織品均勻壓緊他稍硬的掌肉，才把手掌妥當地塞進手套中。

骨節分明的手指被遮掩、束縛，原本醒目的指節看似平緩許多，而軟薄花瓣與皮革質感葉材被隔離在外，他幾乎感受不到它們獨特的觸感，但這不影響工作，花材的狀態通常能靠目視決定。

按下花剪，在花莖末端創造新的切口。每朵淡粉紅玫瑰的狀態略有不同，有的還勉強能走上舞台，有的已經露出乾枯憔悴的風貌，向外捲曲的劍瓣尖端露出丁點深黃褐色的斑痕。

這樣的花朵並不適合繼續放在審神者臥室外的走廊上，至少福島如此認為。於是他挑出那些該從審神者視野中除去的花，將它們放到一旁。

大理花外側乾枯的花瓣逐一被剪去，再與失去同伴的玫瑰一道重新放回瓶中，其他陪襯的細小花葉材料也回歸，協助維持瓶花的景緻。

至於那些躺在粗糙白紙上，風姿才剛走下坡的玫瑰，福島思考片刻，決定為它們另尋花器安置，直到徹底枯萎。在那之前，他會找個適合的場所——或許和他房間裡試做的花束作伴——讓這些花朵綻放剩餘的丰采。

將白紙的角落翻向內側包起被移出花瓶的玫瑰，福島線條剛硬的雙手輕輕按住白紙交疊之處。這些當初就由他挑選作為材料的花朵，他會讓它們繼續陪伴他，直到它們作為鮮花的生命抵達盡頭。

†

手·燭台切光忠

琳琅滿目的化妝品攤滿桌面，燭台切光忠從中拈起一支唇膏，光滑漆黑的烤漆外殼上早已沾有少許指紋。他拿起放在一邊的紙巾將指紋擦拭乾淨。審神者雖然多少會注意，但她不見得有時間在每日上妝後立刻整理化妝品外觀。

燭台切一眼就認出這是他送給審神者的白色情人節回禮，稍帶玫瑰色調的深紅色是他心目中極為適合審神者的顏色，放在她臉上並不過分張狂。她也不負近侍所望，經常使用，這正是他所希望的。

拔去管蓋，隔著紙巾的穩定手指同樣緩慢按過沾有指紋和少許殘紅的銀色管身，將痕跡全部清除，再托住管身、旋轉底座，將明顯遭受磨損的膏體推出。

觀察禮物被使用的程度、維持的狀況等等現象，是送禮者其中一種快樂的來源。

猶豫片刻，燭台切將唇膏在左手拇指上輕劃一道，留下不比他拇指指節的一半還長的短小痕跡，再以食指壓上，抹開那道嫣紅的薄脂，確認它的質地仍然輕柔好推。

為了順道試色，燭台切早在工作開始前就除下平常戴著的手套，以裸手接觸審神者的用品。

濃麗的殷紅底下透出標誌指節部位的橫紋，拇指微彎時，覆有少許唇膏的肌膚皺褶反射窗外透入的自然光，呈現與伸直時不同的姿態。在豔紅襯托下，那光澤幾乎足以用誘惑形容。

他執起剛才的紙巾，以乾淨處抹過剛才接觸他指腹的唇膏尖端，將它轉回管中並確保妥善蓋好後，才認真清理左手上的顏色。

吸飽純水的紙巾反覆摩擦修長的手指側邊，帶走突兀的紅色。他的指腹上還殘留一點顏料的餘暉，顯得比平時紅潤一點，幾乎看不出來。它在整理化妝品外盒的工作中會慢慢淡去，而且他並不討厭自己手上帶有一點他送給她的色彩，那彷彿象徵著某種僅有他深知的意義。

下一個要清潔的是腮紅盒。由審神者使用時也稱得上輕巧，躺在燭台切手裡更顯袖珍，但滿佈擦痕的外盒稍顯寒傖，盒面上的刮痕無法像污漬那般容易拂淨。同樣都是供主君使用之物，大量製造、不講究耐用的材質與玉鋼鍛造的刀身有如雲泥之別。

心懷讓審神者使用時感到愉快的願望，伴隨有力卻向來不過度張揚的自信，燭台切的右手拇指隔著紙巾劃圈，盡量將掌中的腮紅盒清理乾淨。

每一項她要用來裝飾臉部的彩妝都要經過他的手來整理。平常握刀的堅毅指掌現在輕柔地清潔、檢查小巧的彩盤與刷具，猶如他觸碰的是審神者的肌膚。

END